

高迪建築之思

凝神在哥特與巴洛克之外的自然設計

由香港時代廣場、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國家館、聖家堂為領銜著名建築設計大師 Antoni Gaudí i Cornet (安東尼-高迪) 而舉辦的「高迪建築展」，目前正在時代廣場開放參觀中。是次展覽帶來的不僅僅是高迪的建築設計作品模型以及理念，更有其個人對建築與生活、信仰及心靈對話的共鳴和領悟，深受市民及遊客歡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高迪對教堂的建築設計，兼具哥德尖頂與巴洛克圓頂的風格，但也實現了超越。



聖家大教堂模型。

對於見慣了方形與建築設計的東方人而言，西方的建築往往可以用尖頂的哥特式以及圓頂的巴洛克式加以概括。前者的銳利感、後者的穩重感，使得東方人在觀察西方文明時往往對建築的外形情有獨鍾。安東尼——高迪的設計超越了我們的觀念，也帶來了他自己、他所在的時代是如何詮釋建築與價值關聯的邏輯與依據。

未完成的世界遺產

若是漫步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由高迪設計的聖家大教堂（聖家堂）已經成為了巴塞羅那的地標，也成為了人類文明中寶貴的世界遺產之一。聖家堂於1852年動工，高迪正式接替設計工作則是在1883年。目前，這座教堂仍在建造中，跨越三個世紀，預計在2026年會完工。

未完成的世界遺產，讓歷史的建築之美，產生了無窮的動感。這座教堂共有三個立面，分別是誕生立面，受難立面以及榮耀立面。三種不同的立面構造，形成了高迪本人對建築與信仰關聯的獨特感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建築的不少資料，曾經在硝煙瀰漫的西班牙內戰中被銷毀，但是，人們沿着高迪的思路，一直以虔敬和神聖的心境，對建築進行一點一滴的完善。聖家堂後來被教廷定為宗座聖堂，大概也緣於這種高迪設計的心靈信仰。

高迪設計的聖家堂，既不是哥特式的尖頂，也不是巴洛克式的圓頂，而是將二者合一。聖家堂的每一個牆面以及頂部；每一層樓台，都具有了超越現實美感的自然寫實特徵。高迪將這樣的建築視為是對人性悔罪意識的刻劃。他寧願為了設計出完美的教堂，也絕對不人為地加快建築進度。他認為，教堂作為一種宗教建築，是人類心靈的倒影，而在造物主眼中，則是人類的心願。從而聖家堂賦予了濃厚的莊重色彩。

細緻入微的別致設計

高迪的設計，不僅僅存在於建築物的外觀，同時也在於其細緻入微的建築內部設計之中。巴塞羅那的米拉之家，不僅僅是其作為公寓的獨特外形引人入勝，其內部結構與設置也充滿了高迪細微的思考。

很少有人會意識到，在門鎖的設計上，要注重左手和右手的使用室內裝置時的不同力度。但這一切細節為高迪所重視。他將門鎖設計成不同的類型，分為左手使用、右手使用以及左右手使用三種不同的形式。手部區分用力所帶來的舒適感，構造了高迪設計的人性化理念。

不僅如此，米拉之家中的六邊形地板圖

案，也頗具有紋理上的美感。這些六邊形地板上的圖案，大致由蝸牛、海星、墨魚、花枝、螺、海葵以及章魚等七種不同的構圖組成。不同的六邊形地板，一塊塊實現無縫的完美銜接，從而將這些圖案在家中的佈景及設計中，構成了完美內景。腳下的美景，最美，也最容易被忽略。正因如此，後來，這種六邊形設計的圖案，被巴塞羅那當局運用在了市中心的感恩大道中。

你我他的莊嚴思索

天妒英才，高迪在1926年便因為思考過度，遭遇電車撞擊而與世長辭。高迪的設計，是西班牙在內戰來臨前，留下的最佳人文與美學注腳。在風起雲湧的擴張時代、反抗時代、壓迫時代、革命時代中，建築的美學意義不僅僅存在於建築的本體功用中，也在於建築提供給大眾的心靈慰藉。

高迪的設計，是你我他的設計，也是根植於普遍意義和需求的設計。從他一個又一個傳世的建築經典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建築美學絕不僅僅是古典主義的宏大與氣勢，更是在細微的小處與具有實用意義的內部構造中，尋求一種合乎大眾實用需求的美學觀，併力圖將這種美學觀念轉化為對建築物的使用之中。你我他，不特定的眾生，也是高迪建築美學中的參與者、鑒賞者。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頗為莊嚴的心靈設計與描繪。

建築的美學，不僅僅是貴族、商人的專利。米拉之家作為一座公寓，其設計與造型的凝凍感以及突破傳統的風格，不僅僅是其成為了建築設計中的典範之作，也成為了大眾與經典藝術審美合一的典範。藝術不分貴賤貧富，屬於所有人，這成為了米拉之家或許最為成功的地方，也是高迪作品最為亮麗和動人的建築筆觸。歐洲的建築，特別是教堂建築，不僅僅是尖頂的哥特或是圓頂的巴洛克風格，合二為一的最大意義，或許是人性不同面向在建築中的融匯。



著名建築設計大師高迪。



神聖性與自然性的組合，是高迪在設計民居時的一大特色。



米拉之家模型。

嚴介和痛心文化蒼白 推動全球研討《新論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辛鵬 新疆報導】記者日前從「《新論語》（正版）傳承與創新全球研討會·烏魯木齊站」活動現場了解到，由太平洋商學院院長、蘇商集團董事局主席嚴介和（如圖）出資的

「華佗論語個性獎學金」今年有望落地烏魯木齊。研討會上，談及當今中國教育問題，嚴介和痛心疾首，「長期以來，文化的蒼白緣於教育的失敗，教的太多，育的太少。這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孩子往往是有了學歷沒能力，有了文憑沒水平，有了職稱又不稱職。」

為此，嚴介和於2011年出資10億元創辦「華佗論語個性獎學金」，該獎學金的評選打破傳統文化考核制評分標準，採取以「個性、聰明、善良、勤奮、健美（健康美麗）」作為考核指標的百分推薦制，即總分100分，其中個性佔40分，其餘4項指標各佔15分。根據評選規定，每個參評城市將至少評出100名個性

學生，其中小學生20名，初中生30名，高中生50名，每名個性學生可獲得10000元的個性獎學金。

自2012年以來，「華佗論語個性獎學金」已經覆蓋蘭州、貴陽、石家莊、西寧等25個城市，今年將擴大到55個城市，烏魯木齊有望被選為55個參評城市之一。

此次，嚴介和來烏魯木齊，主要目的在於研討推廣他撰寫的《新論語》（正版）。這套書由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以成長、成熟、成功為內容主線，劃分為《成長學思行》、《成熟躬勸癡》、《成功才德胸》三卷本。嚴介和還高調宣布要在海外召開《新論語》研討會，赴港研討已在計劃中。

嚴介和為中國太平洋建設集團創始人，曾因創建中國BT模式被譽為「中國BT鼻祖」，登上過「胡潤富豪榜」第二。太平洋建設是中國最大城市運營商，位列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新論語》（正版）傳承與創新全球研討會·烏魯木齊站活動現場。

好去處

通過攝影釋放淚水 找回笑容



梁凱俞在攝影展《淚釋》中所展出的作品。

眼淚中的成分或許不僅僅是水和鹽，還蘊含着悲痛、抑鬱、崩潰、狂喜與欣慰等複雜情緒。而淚水的滴落又意味着什麼呢？是精神緊繃到極致的斷弦抑或是放下矜持與戒備後的最終釋放？青年攝影師梁凱俞（Jay Leung）聚焦城市情緒病，希望透過拍攝一張張哭泣的面孔勾勒出港人情緒、壓力爆發的現狀，同時借助攝影展《淚釋》引起公眾對情緒病的關注。

作為自由攝影師以及多媒體網誌jay-peg創辦人的梁凱俞，十三歲就前往加拿大留學，曾在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主修General Fine Art。後回到港發展時遇上MODO Magazine HK創辦人，並獲邀請參與雜誌的拍攝工作，從此與攝影結緣。梁凱俞表示，他之所以會對情緒病這個主題感興趣是因為他的家人及朋友均飽受情緒病的困擾。而他自己更是過來人，所以能夠體會其中的煎熬。梁凱俞認識到，一個人的情緒若出現問題，將對整個家庭造成輻射性影響。因此，他渴望努力用作品和展覽去幫助那些受到情緒困擾的人。

該攝影展《淚釋》的被攝者年齡被鎖定在二十四至三十五歲之間，他們是社會的棟樑，是未來的希望。除了這班新興的本土人才，梁凱俞也嘗試展出不同種族的港人面孔。梁凱俞強調，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會，它不單屬於華人。其它族裔的朋友與我們一樣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扎根香港，面對着同樣的高壓，甚至更多。梁凱俞希望外界能夠去近距離地接觸這個一直被忽視的族群，了解他們的故事和經歷，感受他們釋淚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展覽將會舉行義賣，如有收益將全數撥捐支持機構《心晴行動慈善基金》。同時也歡迎各界人士登入心晴行動的網址www.jmh.org，透過網站過戶捐款，幫助情緒病患者找回笑容。

文：趙偉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展覽名稱：《淚釋》梁凱俞攝影展覽
展覽場地：突破青年村（沙田亞角山路33號）
日期：即日起至5月31日
開放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6時

中法詩歌節北大舉行 兩國詩人同台飆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剛 北京報導】伴着悠揚的豎琴聲，中法詩歌節日前在北京大學拉開帷幕。法國著名詩人雅克·達拉斯、安德烈·維爾泰等多位法國詩壇泰斗和中國詩人謝冕、西川、駱英等齊聚北大，同台飆詩，並以「詩歌的歷程與場域」為主題展開對話。談及中國詩歌在法國的影響，詩人駱英稱中法詩歌交流還太少。

朗誦會上，來自法國的雅克·達拉斯和中國著名詩人樹才首先出場。雅克·達拉斯曾是「阿波利奈爾詩歌獎」和「法蘭西學院詩歌大獎」得主，對法國詩壇影響深遠。風度翩翩的達拉斯，用法語抒情朗誦《六十六歲在東京》，中國著名詩人樹才同台進行中文翻譯朗誦。隨後「龔古爾詩歌獎」得主安德烈·維爾泰、琳達·巴羅斯、張高吾、西川、任洪濤等多位中法詩壇及出版界翹楚紛紛上台，開啟了一場中法詩歌盛宴。

雅克·達拉斯說，在北京朗誦「很激動，很有趣」。已是第4次到訪北京的達拉斯稱，很喜歡北京，每次來北京都有新發現，能遇到很多新的志同道合的詩友。他坦言，自己並不懂中文，但詩歌藝術有很多相通之處，能激發各種文化背景的觀眾產生共鳴，「和中國詩人、觀眾的交流非常愉快，詩歌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達拉斯還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法國當代詩歌面臨的最大問題，即「社會的散文化」。「在法國，現在很多小說家相信他們才是真正的詩人，他們才能創作出真正的詩歌。」自從杜尚將小便器搬入美術館，「人自己也成為了物體，成為自身語言的產物」。他認為，在散文語言橫掃人類心靈的時代，詩歌應該向現代回歸，回到魏爾倫那個音律完美的詩意世界。

安德烈·維爾泰則表示：「詩歌讓人進入一個不可接近的境地，嘗試不可能的事情，到達永遠到不了的地方，而並非重複已發現的東西。」與散文不同，詩歌具有口頭性，可以被吟詠，可以與音樂和歌唱緊密相連。維爾泰說：「面對散文的入侵，詩人要提高自己的聲音，並且追隨世界的節奏，找出一些過去沒有的聲音，比如爵士樂等等，為詩歌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詩人駱英同樣認為「詩歌魅力不分國界」。他說，詩歌很難翻譯，各國歷史背景也有差異，讀者存在着一定的理解障礙，但「不同的文化能催生新的魅力，在碰撞中融合發展，誤讀也是一種美」。中國當代詩歌很活躍，種類很豐富，「中國要有大國詩歌傳統的自信」。

中國詩人和批評家還圍繞中法詩歌的關係，法國現代詩歌對中國新詩產生的影響做了一番評論。詩人任洪濤認為，現代漢詩是在西方詩歌、尤其是法國詩歌的輸入中成長起來的。廢名、戴望舒、李金髮等一代人，都曾深刻地受到法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影響。他說：「今天中國詩人的任務，是既要超越晚唐、南宋，又要超越法國詩歌傳統。在認識他人的同時認識自己，在傾聽時做出答覆。」



達拉斯用法語抒情朗誦《六十六歲在東京》，中國著名詩人樹才同台進行中文翻譯朗誦。